

# 「奧秘教導」的概念

（上）

胡淑琴<sup>1</sup>

「教理講授」的目標在於「引導慕道者及信友進入天主的奧秘」，教父時代的教理講授所採用的方式就是「奧秘教導」。本文作者從這個概念的意涵開始，介紹它在教會歷史中實踐的沿革，最後把重點放在梵二後的新趨勢：要理講授的目標又回到「引導慕道者及信友進入天主的奧秘」的「奧秘教導」了。作者舉出「禮儀生活」、「靈修生活及輔導」及「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值得從事牧靈工作者注意。

## 一、「奧秘教導」的意涵<sup>2</sup>

「奧秘教導」(mystagogy)是什麼？一般天主教徒可能從未聽過這詞彙，即使受過神學培育的神職人員、修會會士或教友也對它感到陌生，這詞條在天主教廿世紀所編纂的詞典或百科全書中也大都未出現<sup>3</sup>。然而，這帶有希臘文字根的詞彙並不特

---

<sup>1</sup> 本文作者：胡淑琴，耶穌孝女會修女，輔大神學院神學碩士，現就讀於輔大宗教學系博士班。

<sup>2</sup> 參閱：David Regan, *Experience the Mystery*, pp.1~26.

<sup>3</sup> 除了 *The New Dictionary of Sacramental Worship* (ed. by Peter E. Fink,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1990) 有介紹這詞條之外，其它英文版的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ed. by Mircea Eliade,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The New Dictionary of*

別困難，就像今日常用的「感恩禮」、「初傳」(kerygma)、教會學、神學、教育學……等，「奧秘教導」是教會在早期從非基督宗教所借用的一個古字，被遺忘了十幾個世紀之後，於1972年羅馬禮儀聖部出版之《成人入門聖事禮典》<sup>4</sup>中，才正式再被應用。

「奧秘教導」這個字源自希臘文 μυστης (被導入奧秘的人) 和動詞 αγω (引導)<sup>5</sup>，意指奧秘的引導或說明，或引領人進入奧秘經驗的教學法，本文譯為「奧秘教導」。在宗教領域方面，「奧秘教導」本來指透過入門禮儀來引導新信徒經驗到神聖奧秘。因此，經驗比理性認知更具關鍵性，是宗教培育上與知性教導相輔相成的重要進路。「奧秘教導者」指為入門者解釋奧秘或擔任此職務的人。

古典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用法大都把「奧秘教導」用在神聖氛圍的引領，教父時期的宣講偶而會把「奧秘教導者」等同於

---

*Catholic Spirituality* (ed. by Michael Downey, Collegeville: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3); *The Modern Catholic Encyclopedia* (ed. by Michael Glazier and Monika Hellwing, Collegeville: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4);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ed. by Thomas Carson and Joanne Cerrito, NY: Gale, 2003); 西班牙文版的 *Nuevo Diccionario de Espiritualidad* (Madrid: Ediciones Paulinas, 1983) 都未包括「奧秘教導」這詞目。亦可參閱 David Regan, "Pastoral Possibilities for Christian Mystagogy," *Experience the Mystery*, (London: Geoffrey Chapman, 1994), p.9, note 3。本書以下簡稱 *Experience the Mystery*。

<sup>4</sup> *The Rite for the Christian Initiation of Adults*, 縮寫為 RCIA。

<sup>5</sup> αγωγέω (agōgēō) 是引導者。英文的「教育法」(pedagogy) 即源自 παιδαγωγέ (paidagōgos)，從希臘文「孩子」(παις, child) 和「引導」(αγω, lead) 而來。從 pedagogy 衍生而來的拉丁字 education 意義大致相同，今日較常用。

「老師」，貼合在天主、以色列、先知、宗徒、傳福音者和要理講師身上<sup>6</sup>。雖然「奧秘教導」這詞彙最初來自希臘—羅馬之非基督宗教的背景，後來也可廣義用在世俗方面，例如一個希臘人帶領朋友進到家中的神聖場所，或引導一個新手處理稅務工作等等。此字在世俗領域的應用，使初期教父們比較容易借用到基督信仰傳統中，其引導人與神聖奧秘會遇的基本意涵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只是其實踐方式和強調的重點則隨著歷史的演變而有所不同。

## 二、「奧秘教導」在歷史中的演變

### (一) 早期非基督信仰中的「奧秘教導」<sup>7</sup>

主前 8~6 世紀是希臘城邦興起與確定的時代，主前 5~4 世紀是城邦興旺發達的時期。古希臘在城邦時代舉行官方所關注的公共宗教儀式，但在各地區已有神秘儀式存在，只是處於邊緣而未出現在公共的領域。古典時代後期，希臘各城邦的官方宗教、正統儀式逐漸失去往昔對人們的全面控制，民間的神秘宗教與秘密儀式逐日漸興盛，主曆最初三世紀的希臘—羅馬世界為其頂盛的時期，對一般百姓的生活有廣泛的影響。

神秘宗教是以農業為起源，崇拜四季星辰以確保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這種原為區域性的慶祝和祭祀逐漸流傳，儀式也越來越精緻化。他們的秘密儀式稱 *μυστηριον*（中譯「秘儀」），

---

<sup>6</sup> David Regan, *Experience the Mystery*, p. 11.

<sup>7</sup> 吳曉群，《古代希臘儀式文化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132~155 頁；王曉朝，《希臘宗教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64~167 頁。

其字根  $\mu\upsilon\alpha\omega$ （緊閉雙唇）和  $\mu\upsilon\omega$ （關、閉），就有緘口守密的意思。「秘儀」與城邦正統的公開儀式對立，入教者須經由引導才能進入，只有正式參與儀式的人才能知曉，對外人則絕對保密，形成一種秘密的宗教結社團體。厄琉息斯（Eleusis）靠近雅典，這地方舉行的秘儀影響最大，人們提及希臘秘儀時，常以此處為代表。早期出現在希臘文獻中的「奧秘教導者」，即是引導入門者進入厄琉息斯秘儀的人。「奧秘教導」這詞彙後來就指神秘宗教關於奧秘事物的教導。

教父克雷孟<sup>8</sup>在皈依基督宗教之前曾參與過秘儀活動，指出希臘秘儀有三種起源：一是從神話故事來的內容，二是從埃及等地引進秘儀加以推廣，三是從希臘埋葬死者的儀式演變而來。他的第三種解釋最為重要，因為希臘秘儀不僅與葬儀十分相似，而且它的精神含義直接與死亡和再生相連。普洛太各拉斯（Protagoras, 約 480~410 BC）曾說道：

「一個人死亡的時候，他就好像參加了神秘的厄琉息斯教的入教儀式。我們生活的整個過程宛如一個旅程，路途艱辛，全程緊閉，沒有一個出口。當我們和生命告別時，恐怖、畏懼與驚訝一齊湧現。然後，出現一道亮光迎接你，純淨的草地接待你，伴隨著歌曲、舞蹈和神聖的鬼魂。」西塞羅（Cicero, Marcus Tullius, 約 106~43 BC）也提到<sup>9</sup>：

---

<sup>8</sup> 克雷孟（Clemens of Alexandria, 約 140~217），亞歷山大神學家、第二、三世紀間基督宗教護教者、奧力振的老師。著有《勸勉希臘人》（*Protrepticus, An Exhortation to the Greeks*）、《導師》（*Paedagogus*）、《雜記》（*Stromateis, Miscellaneous Studies*）等。《神學詞語彙編》，186 頁。

<sup>9</sup> 王曉朝，《希臘宗教概論》，165~166 頁，其資料來自克雷孟著，

「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比厄琉息斯儀式更神秘了……它不僅教導我們如何歡樂地生活，而且告訴我們如何懷著美好的希望對待死亡。」

希臘的秘儀似乎沒有正式的神學理論，但儀式的安排能把人帶入一種神秘的、一般人無法接觸到的宗教或靈性狀態中，並強烈地啓發內心深處的崇敬感和敬畏感，且給予入教者靈魂永生的鄭重許諾，因而能吸引人來參加。死亡與再生的神秘性也要求參與者發誓，絕不洩露其內容。因此，我們對希臘秘儀的認識不多，大都來自基督徒作者的負面描述。主曆 392 年，厄琉息斯的敬禮被信仰基督的迪奧多修大帝一世（Theodosius I, 379~395）下令禁止了<sup>10</sup>。

希臘秘儀中的「奧秘教導」強調「經驗」的進路，把入教者導入一種超越日常生活的、甚至是某種「神魂超拔」（ecstasy）的神秘經驗，入教者透過親身經驗而對生命的死亡和再生的神聖奧秘有深刻的領悟。大衛·雷根（David Regan, 1926~）認為，「奧秘教導」這詞彙雖然源自希臘羅馬文化的秘儀，其目的則是接觸生命的奧秘，而生命過程中的誕生、成年、結婚和死亡，在所有文化傳統中，無論在宗教或世俗的領域，都有重要的地位。人對生命的探索和意義追尋的努力是持續不斷的。這種深

---

《勸勉希臘人》（*Protrepticus, An Exhortation to the Greeks*），二章 12 節，31~33 頁；漢密爾頓，《希臘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256 頁。

<sup>10</sup> 基督徒作者認為參與秘儀者是為得到團契的友誼、吃喝或性方面的快樂，深信基督宗教優於神秘宗教，而他們的秘儀則是具有邪魔性質的膺品。David Regan, *Experience the Mystery*, p.13.

刻的人學幅度才是「奧秘教導」之所以重要的緣由<sup>11</sup>。

## （二）教父時期的「奧秘教導」

以猶太信仰為背景的基督宗教，在萌芽的宗徒時期就已進入希臘—羅馬文化的世界，連新約聖經都是以希臘文寫成。在與希臘—羅馬文化頻繁互動的過程中，基督信仰在思想、語言、象徵、儀式和組織等方面的發展和表達，必然會受到大環境的影響，包括當時盛行的希臘宗教和秘儀。由於羅馬帝國在政治方面對基督宗教的容忍度越來越大，加上皈依人數日漸增多，不少教父時期的資料被保存下來，目前的相關研究不多，是有待深入的領域。本文僅約略勾畫出教父時期之奧秘教導的輪廓，為看出奧秘教導在這段時期的演變。

初期教父們需要面對外邦信仰和猶太主義的挑戰，也必須努力從事基督信仰在知性上的推動。教父時期的神學論述主要是以聖經為原始資料，應用他們那時代的語言和思想來重述聖經的教導，並不細分天主論、基督論、聖神論與人學，卻常融合成一個整體，對於信仰的啓示有某種整體性的理解。在哲學思想和聖經釋經傳統方面，教父們的思想分別受到「安提約基」和「亞歷山大」兩個學派的影響<sup>12</sup>。

一般而言，安提約基學派比較接近亞里士多德的想法，在釋經方面比較強調聖經的字面含義。亞歷山大學派則傾向新柏拉圖學說，雖然也認同聖經字面的含意，但他們的興趣卻在於發現天主在舊約聖經的歷史和文學細節中所啓示的奧秘，渴望

---

<sup>11</sup> David Regan, *Experience the Mystery*, p.14.

<sup>12</sup> 《神學辭典》：224 號〈亞歷山大學派〉；192 號〈安提約基學派〉。

從舊約啓示中發現基督，找出新的象徵，發掘聖經中更深邃、更神秘的奧秘知識，或靈修上的意義。這也就是「預像論」(typology)和「寓意」(allegory)的方法<sup>13</sup>。

「預像論」的解經方法尊重舊約和新約都是天主的聖言，在救恩史的架構下討論舊約和新約之重要人物或事件的相應性，常把舊約中的重要人物和救恩事件視為新約人物和事件的預像。「寓意」是一種特別的文學方法，在字面含義之上道出某些字面沒有直接表達的義理，可說是象徵(symbol)的延伸。

「寓意」和「比喻」(parable)不同，雖然二者都用象徵的形式描寫抽象的事理，但是比喻旨在表達一個核心思想，說明所比喻的兩件事物之間的相似性，而寓意故事中的每個細節或人物都有指定的意義，通常也比較隨興。把寓意方法用在釋經上，即是在經文的每個人物或細節都給予特別的詮釋。

亞歷山大學派的教父們應用新柏拉圖哲學來表達基督信仰，透過預像論和寓意的解釋方法，發掘天主聖言中所隱藏的

---

<sup>13</sup> 參閱：《神學辭典》：626號〈預像〉；538號〈寓意〉；61號〈比喻〉。新約中應用不少預像論的表達，例如視耶穌為新亞當，賜予新法律的梅瑟，亞巴郎祭獻其獨生子依撒格是天主父犧牲其獨生子的預像，約納先知在大魚腹中三天三夜也是天主子死而復活的預像等。至於「寓意」和「比喻」，新約的撒種(谷四1~20)和莠子的比喻(瑪十三24~30, 36~43)，雖名為比喻，卻是簡單的寓意故事，因為每個細節都有特別的含義。中世紀思想家處理寓意的方法，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聖多瑪斯論聖經含義時，提出四個層面的意義：(1)歷史或字面意義：即文字所直接表達的含義，是其它各種意義的根據；(2)寓意：字面意義所寓指的某種含義：如贖回猶太首生子的羔羊的血表達基督救贖的血；(3)倫理含義：它直接影響和催觸人做某些行動；(4)神秘意義：它表達一些超越時空的奧秘內容。

奧秘知識，使基督信仰更容易被希臘人接受。著名的「要理講授」學派即在亞歷山大成立，企圖為基督信仰的教導作廣泛的綜合或描繪出整體性的輪廓。「要理講授」是基督徒基本信仰培育所使用的教理綜合手冊，從新約時代直到現在仍被應用著，為方便背誦而常以問答形式出現，經由早期教父克雷孟和奧力振<sup>14</sup>的大力提倡而著名。「奧秘教導」與「亞歷山大學派」的關係較為密切。

教父們的思想一方面深植於聖經的啓示，但在信仰的表達，尤其是入門禮方面，卻借用老百姓在原有的信仰崇拜中已相當熟悉的詞彙和象徵，經由採納、補充、淨化和重鑄的努力，成功地将基督信仰植基於當地文化內，可說是信仰本地化絕佳的範例。基督宗教的入門禮儀使「奧秘教導」找到具體應用的場合。

教父學者勒屈耶<sup>15</sup>認為，教父們在詮釋基督信仰的入門禮時，整個思想的主軸是奧秘教導性的<sup>16</sup>：

---

<sup>14</sup> 奧力振 (Origenes, 約 182~251)，亞歷山大聖經詮釋學家、哲學家、靈修學家、司鐸。神學思想受新柏拉圖主義影響，強調聖經受聖神的靈感，所以不論有無字面意義，每段經文都有其靈修意義。其著作《反采爾蘇斯》(Contra Celsum, 約 245~250) 為教會正統思想辯護。《論原則》(De Principiis) 為其系統神學的著作，另著有《六文本合參》(Hexapla) 等。《神學詞語彙編》，759 頁。

<sup>15</sup> 勒屈耶 (Joseph Lécluyer, 1912~1983)，法國神學家、聖神會會士。致力於研究教父學及主教在教會的職位及職務，並擔任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及教宗保祿六世的神學顧問。參《神學詞語彙編》631 頁。

<sup>16</sup> David Regan, *Experience the Mystery*, 15 頁和其註 3，引用勒屈耶



「信仰使我們進到一個奧秘內，從保祿的意思來懂這個字，使我們進到天主從起初就設想的一個愛的計畫中，這計畫經過好多世紀而逐漸實現。我們不可能高估教父們在入門禮這方面的貢獻，可以說其他一切都是從這裏而來，而感謝因為有這個，其他的一切才變得清晰……。入門禮的首要特徵就是引領人進入愛的奧秘內……從初期團體以來，這無限的愛在基督信仰思想中就是最基本的。」

教父時期橫跨八個世紀，按照歷史的研究，教父時代約從主曆第一世紀末的教宗克雷孟一世(92~101)開始，一般以若望·達瑪森(John Damascene, 約650~750)為東方最後一位教父，依西都(Isidor of Sevilla, 約560~636)為西方教父的最後一位，不過也有人認為應延續到第九世紀。在教父文學方面，第一世紀末至313年(米蘭詔書)為早期教父，313~451年(加采東大公會議)為教父的黃金時代，五到七世紀末為衰落時期。希臘文是教父文學最早期的語言，拉丁文則是西方教父的普遍用語<sup>17</sup>。

---

的文章“Théologie de l’Initiation Chrétienne d’après les Pères”, *LMD* 58 (1959), p. 6。當時「奧秘教導」這個字尚未恢復使用，但是他已清楚指出奧秘教導的概念。

<sup>17</sup> 教父們的思想與關心的問題彼此不同，這與教父時期前後長達700年、地域和語言不同有關。根據1957年格蘭特(R. M. Grant, 1937~)的研究，羅馬的作者富有實踐精神、責任感和對道德關注的毅力；埃及作者較理想主義，企圖作廣泛的綜合，試著解釋世界或為基督宗教的教導描繪出輪廓；小亞細亞的作者承繼宗徒傳承對抗異端；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作者則擬定禮儀或道德規條，亦常是編年史家。參閱：《神學辭典》400號〈教父〉；401號〈教父學〉。

## 1. 早期教父（第一世紀末至 313 年）

基督宗教未被羅馬帝國合法認可之前，也被視為神秘宗教之一。初期教會在準備人接受洗禮的過程方面，很早就形成一種模式。有意入教者先接受信仰要理的教導。等信仰的時機成熟，則準備接受入門禮儀，包含三部分：一、儀式之前的準備，如慕道者的收錄和洗禮前的準備，包括省察是否夠資格接受洗禮、在四旬期中參與禮儀、接受補贖、告明己罪……等。二、入門禮儀：棄絕魔鬼、對天主聖三的宣信、第一次傅油、脫下舊衣、第二次傅油、呼求聖神降福洗禮用的水、洗禮、洗腳、穿上白袍、領受堅振傅油、接受歡迎之吻、點燃蠟燭、進入教會團體。三、彌撒感恩禮和領聖體禮<sup>18</sup>。

復活節後的第一週稱為「白袍週」，教會傳統早在第二世紀末就出現在「白袍週」針對新教友所宣講的「奧秘教導的要理」。領洗前的要理講授比較是訓誨式的，著重於傳授基督信仰的核心內容，例如信經中的創造、罪、基督的降生與救贖等主題，以預像論或寓意來解釋聖經，並注意倫理與靈修生活的教導。領洗後的教導主要是針對入門禮的經驗，內容很少是訓誨式或信經的格式，表達風格很注重修辭。通常由主教為新領洗者逐一解釋入門禮所經驗到的儀式、象徵和行動，使用圖像、隱喻和故事來揭露儀式所隱藏之更深層的意義。教父們在神學上尖銳的敏感度，使他們能辨別外在複雜的儀式象徵和內在提供給入教者的救恩意義。新教友經由領洗後的奧秘教導，對基

---

<sup>18</sup> Edward Yarnold, *The Awe-Inspiring Rites of Initiation: Baptismal Homilies of the Fourth Century*. (London: St. Paul Publications, 1981).

督信仰有了進一步的理解，才算正式融入信友的團體內。

## 2. 教父的黃金時代 (313~451 年)

君士坦丁大帝 (272~337) 皈依之後，基督宗教在羅馬帝國境內逐漸從一個神秘宗教轉變為官方的國教<sup>19</sup>，大批成人慕道者需要接受信仰培育和入門儀式。教會在這時期的人才輩出，東西方教父都深入探討基本的信仰信理，是基督宗教神學極富建設性和創造性的時代，同時也是面對爭執和異端的時代。教父們透過宣講、著作和生活的見證而對教會有深遠的影響。以下簡介幾位黃金時代分屬不同學派的教父，包括亞歷山大學派的濟利祿<sup>20</sup>、米蘭的盎博羅修<sup>21</sup>、安提約基學派的金口若望<sup>22</sup>與德奧多<sup>23</sup>。

---

<sup>19</sup> 基督宗教初期在羅馬帝國的傳播曾遭受迫害，加肋里烏皇帝 (Maximianus Galerius, 305~311 年在位) 於 311 年 4 月下令使所有宗教合法化，其中包括基督宗教。君士坦丁大帝於 313 年的米蘭昭書重申羅馬帝國對境內所有宗教的中立態度，正式除去基督宗教在實踐層面的所有阻礙。380 年，迪奧多修大帝一世 (Theodosius I) 下昭書，以基督信仰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sup>20</sup> 濟利祿 (Cyril of Jerusalem, 約 315~387)，亞歷山大學派，耶路撒冷主教、聖師，《廿四篇教理講授》(24 *Catechetical Lectures*, 約 350)。《神學詞語彙編》，616 頁。

<sup>21</sup> 盎博羅修 (Ambrose of Milan, 約 339~397) 是義大利神學家、佈道家、詩人、米蘭主教，是四位拉丁教父之一。《神學詞語彙編》，36 頁。

<sup>22</sup> 金口若望 (John Chrysostom, 347~407) 是四位希臘東方教父之一，安提約基學派的代表，君士坦丁堡主教，享有「感恩禮博士」之譽，促進教會禮儀生活更新，著有《講道集》(*Homilies*)、《論司鐸職務》(*De sacerdotio*) 等。《神學詞語彙編》，562 頁。

<sup>23</sup> 德奧多 (Theodore of Mopsuestia, 約 350~428)，摩波蘇厄斯提

濟利祿將入門禮安排在救恩史的框架裏，在復活前夕的黑暗中拉開序幕。首先，入教者先聆聽一段聖言：

「你們要節制，要醒寤，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巡遊，尋找可吞食的人；應以堅固的信德抵抗牠，也該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都遭受同樣的苦痛。那賜萬恩的天主，即在基督內召叫你們進入他永遠光榮的天主，在你們受少許苦痛之後，必要親自使你們更為成全、堅定、強健、穩固。願光榮與權能歸於他，至於無窮之世。阿們。」（伯前五 8-11）

這場景猶如當年法老王追逐著以色列子民直到紅海，今日的撒旦也企圖奴役候洗者，追逐他直到領洗池前。候洗者以身體的轉向配合手勢，大聲地棄絕撒旦，因為堅固的信德可以抵抗牠，甚至可以勝過牠。入教者並非單獨面對仇敵，而是在信友團體的支持下，在基督已戰勝魔鬼、罪惡和死亡的光榮中，必然得勝這場與撒旦的爭戰，經由救恩之泉的洗禮，獲得天主子女的真正自由<sup>24</sup>。

濟利祿把入門禮儀與救恩史交織在一起，並把預像論的方法用在禮儀上，談論創造的水、出谷時經過紅海的水、耶穌在約旦河受洗的水，這一切都成為基督從死者中復活的預像。入教者三次浸入水中再起來的經驗，象徵並體驗與基督同死同生，感恩禮的祭宴也成為天國喜宴的預像。入門禮整個動態的過程好似一幕外在的救恩劇，而新領洗者內在則不只經歷基督

---

亞主教，屬於安提約基學派，其神學主張為奈斯多略派鋪路，但其正統性後來受到維護。《神學詞語彙編》，1006 頁。

<sup>24</sup> Hugh Riley, *Christian Initiation*, pp. 44-48.

逾越的奧秘，而是真正被死而復活的基督轉變而獲得新的生命。濟利祿不把基督信仰詮釋為某種教義或義務，而更像是基督徒必須投身的歷史和實踐出來的生活。現今保存五篇濟利祿在復活週的講道詞<sup>25</sup>，常被視為入門禮儀之奧秘教導的原型。

然而，教父們並未把焦點只放在神秘的入門儀式上，他們更看重「聖事」所導入的救恩奧秘本身，也就是耶穌基督。希臘「秘儀」（μυστήριον, *mysterion*）後來很快就被拉丁文的「聖事」（*sacramentum*）所取代<sup>26</sup>。拉丁教父盎博羅修認為在禮儀之可見和可觸摸的表相後面，隱含著不可見的和更深的效果在運作著。他引導新領洗者體驗到基督這不可見的事實<sup>27</sup>：

「你看到水，但並非所有的水都有治癒的能力；唯獨擁有基督恩寵的水才有此能力。在物質的水和祝聖的水之間，在行動和其效果之間是有差別的。行動屬於水，但其效果則歸於聖神。」

「你去到那裏，你受洗了，你來到祭壇旁，你開始看

---

<sup>25</sup> 前兩篇是與洗禮有關，第三篇談到堅振，後面兩篇談及感恩禮。部分已譯為中文，可參閱施安堂譯，《希臘拉丁教父靈修選集》，116~120頁，介紹關於洗禮的寓意；施安堂譯，《希臘拉丁教父神學選集》，322~336頁。

<sup>26</sup> 天主教的聖事分為三大類：入門聖事（洗禮聖事、堅振聖事、聖體聖事）、治癒聖事（和好聖事和傅油聖事）、服務的聖事（婚姻聖事和聖秩聖事）。

<sup>27</sup> 聖盎博羅修主教著有《論聖事》（*De Sacramentis*）和《論奧蹟》（*De Mysteriis*），前者是從他講道的筆記編纂而成，後者是經由他仔細訂稿才出版的書籍。上述兩段引文取自《論聖事》I, 15；III, 15。參閱：Edward Yarnold, *The Awe-Inspiring Rites of Initiation*, pp. 105, 127.

到你前所未見的：意即經由主的洗禮池和主受難的宣講，你的眼睛被打開了。從前，你的心似乎是盲目的；現在，你開始領悟聖事之光了。」

盎博羅修的奧秘教導觀念與聖事的效果緊密相連，金口若望亦然，認為聖洗聖事和聖體聖事是最好的奧秘教導，但是他在洗禮聖事的講道詞中比較不著重聖經詮釋，而在於激發情感和倫理意識<sup>28</sup>，重點不在於深入奧秘本身，而在於從信仰奧秘中汲取與基督徒生活有關的倫理教導。例如當候洗者在洗禮池旁，脫去他們的外衣，站在粗麻衣上時，金口若望說<sup>29</sup>：

「最棒而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所有階級的區別和差異，此時都不見了。如果有人碰巧因財富而擁有重要的世俗地位，如果他對自己的出身或現世的榮耀感到自豪，現今他站立的位置則和襤褸的乞丐、瞎子、癩子一樣。他不會抱怨，因為他知道在屬靈的生活中，一切的差別都被擺旁邊，唯一需要的只是偉大的心靈而已。」

與金口若望有著深厚友誼的德奧多認為，透過禮儀中的象徵，基督在過去死而復活的救恩事件被帶到現在，隱藏在象徵中對未來的盼望，也透過基督的復活而得到保證，我們透過洗禮所獲得的新生命與復活，乃是未來具體實現的許諾。關於入教者於洗禮後所披上的白袍，德奧多說<sup>30</sup>：

「一旦你從洗禮池中起來，披上純白色的袍子，這是

<sup>28</sup> 參閱：《每日禮讚》（台北：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譯，1984），291~292頁。聖週五的誦讀二「基督寶血的力量」是從金口若望所著的《要理》中選錄而來。

<sup>29</sup> Edward Yarnold, *The Awe-Inspiring Rites of Initiation*, p. 163.

<sup>30</sup> Edward Yarnold, *The Awe-Inspiring Rites of Initiation*, p. 207.

在世上閃爍光芒的標記，也是你在世上應有的生活方式的象徵。當你經驗到真正的復活並穿上永生和不朽時，就不再需要這袍子，但是現在你仍需要它，因為你尚未接受真實的禮物，而只是在象徵和標記中……」

德奧多把「寓意」的方法導入禮儀的詮釋，把彌撒感恩禮中的細節與基督的苦難平行比較，並把聖體聖事詮釋為耶穌之苦難、死亡、復活的救恩事件的重演<sup>31</sup>：

「祂——耶穌——並不是說：這是我體的象徵，這是我血的象徵，而是說：『這是我的體，我的血』；在這裡祂教訓我們，不要注意那餅和酒的本質，但須注意：由於祝謝的緣故，這餅與酒已變成了祂的體和血。」

「當我們的主賜予祂的身體和血時，祂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被擘開，為赦免罪過』及『這是我的血，為你們而傾流，為除免罪惡』。第一句指祂的苦難，第二句指祂受的酷刑，導致那麼多血流出來。我們應當跟隨這傳統，把祭台上的餅和酒放在一起，視為昔日所發生的一種標記，並提醒我們這兩者是合一的，因為都屬於經歷苦難的那一位——我們的主的身體和從這身體流出的血……」

我們看到，無論是講希臘語或講拉丁語的教父們都非常重視信仰的經驗進路，並相信聖經有字面和靈修的雙重意義，透過象徵來深入天主的奧秘。「奧秘教導」的主要的觀念是經由信仰而導入天主愛的奧秘內，其方法是透過經驗的進路，將新

---

<sup>31</sup> 下列第一段引文取自德奧多的斷片，施安堂譯，《希臘拉丁教父神學選集》，430~431 頁；第二段引文，請參閱：Edward Yarnold, *The Awe-Inspiring Rites of Initiation*, p. 248，作者以寓意的方法指出彌撒的每一個細節都有其特殊的含義，可參考 238~263 頁。

入教者導入天主在降生的耶穌基督內所啓示的愛的奧秘，並讓基督的死亡與復活的奧蹟真正發生在他們身上。教父們認為禮儀本身會產生這種生命的轉變，東方教父稱為「天主化」（divinization），西方教父稱為「恢復」（restoration），而兩種傳統都指向入門聖事之本體的效果。同時，入門禮也將新入教者導入基督徒的信仰團體中。深入基督的奧秘和植基於信仰團體，這是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基本經驗。

### 3. 教父時代的衰落時期（五至七世紀末）

到了五世紀後期，基督信仰的基本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了。在聖經詮釋和神學理論都轉弱之際，政治和宗教方面也有不少紛擾，羅馬帝國不斷受到外族的威脅，君王權力也長期侵入教會，呈現出令人不滿意的現象。此時，成人大都已領洗成為基督徒，成人入門禮已經式微，只剩下嬰孩洗禮，入門禮的經驗幅度已大幅削弱了。事實上，基督信仰成為國教以來，受洗成為基督徒已不再特殊，也非英豪的行爲，而早在第三世紀末，東方已有主張苦修的基督徒離開城市前往沙漠，爲了追求更成全的生活。在他們的努力下，隱修運動已經悄悄開始發展<sup>32</sup>，靈修和崇拜成了注目的焦點。在此情況下，教父們已少談入門聖事的洗禮，轉而強調聖體聖事和靈修上的默觀，重視奧秘知識的追尋。

馬西摩<sup>33</sup>是東方教會第七世紀的人物，曾在君士坦丁堡的

---

<sup>32</sup> 歐邁安原著，《天主教靈修學史》（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85），49頁。

<sup>33</sup> 馬西摩（Maximus the Confessor，約580-662），希臘神學家，致力於保護正統天主聖三的神學主張，反對有關基督奧蹟的一性論



皇宮擔任要職，後來放棄一切成爲隱修士，其思想融合了希臘哲學和基督信仰的神學。當他撰寫《禮儀導論》（*Mystagōgia*）一書時，有不少信友對教會失望而離開，他寫書的目的是爲喚醒信友們初信時的熱忱。他的書中有一段詮釋東方拜占庭的禮儀，可以看出他以寓意來詮釋的傾向<sup>34</sup>：

「在宣讀神聖的福音和慕道者被遣散之後，天主神聖的教會把門關起來，這首先表達對物質事物的超越；其次是在憂愁的放逐和更可怕的結果之後，進入未來那更有價值的精神世界（或基督的洞房）；最後則是完全拒絕感官上的幻覺。」

馬西摩的奧秘教導與金口若望類似，重點不在詮釋禮儀，而是從禮儀汲取靈修滋養。他在奧秘教導上的影響是把信友的日常生活轉向隱修的模式，從城市的生活型態轉向沙漠，強調透過靈性感官（*spiritual senses*）的默觀，經由精神上的「看」和「聽」，基督徒得以獲得有關天主的奧秘知識。然而，靈性感官並沒有眼耳可以見聞的客體，唯獨透過對神聖奧秘的熱切尋求，例如在受造萬有、聖經，或透過象徵爲中介的禮儀中去尋求，奧秘教導是實踐對奧秘追尋的方法。

---

與單志論。他認爲人本來渴求接近天主，在恩寵中實在達到此目標。其著作有《禮儀導論》（*Mystagōgia*），發揮禮儀的象徵性解釋。另著有《有關神學及經濟學二百年》（*Capita theologica et oeconomica duae centuriae*）、《至塔拉西烏斯有關聖經中的難題》（*Quaestiones ad Thalassium in locos Scripturae difficiles*）等。  
《神學詞語彙編》678頁。

<sup>34</sup> David Regan, *Experience the Mystery*, p. 21, 轉註自 St. Maximus the Confessor, *Mystagogia*, ch. 15: J. Stead, St. Maximus the Confessor, pp. 92~93.

此時，「奧秘教導」已從引領新領洗者進入信仰的奧秘，轉為對信友的靈修指導，成為幫助冷淡教友的一種牧靈實踐的方法，聖事生活逐漸成為靈修生活邁向成全的一環。「奧秘教導」在禮儀應用的原始概念逐漸式微。

### （三）中世紀到現代

「奧秘教導」這詞彙逐漸在信仰傳統中消失，除了缺乏成人領洗之外，還有幾個原因值得我們反思。有的學者認為教父時期的「奧秘教導」就是「聖事神學」<sup>35</sup>。事實上，教父時期的神學還在建設和創造的時代，對於信仰啓示的奧秘仍具有某種整體觀，神學尚未細分為理性探究的不同學科。教父們虔誠的靈修生活、深刻的神學反省和答覆牧靈需要的活力是整合在一起的。中世紀的情況已完全不同，在士林哲學和神學的影響下，信理神學逐漸成為對信仰啓示之分析思辯的理性探討，信仰奧秘的整體性受到切割，與靈修神學和牧靈神學的鴻溝也日益擴大。此外，受到希臘哲學二元人觀的影響，中世紀看重靈魂勝於肉體，以理性認知為優先，對於感官和從經驗而來的知識並不太信任。在此情況下，神秘經驗很難成為神學反省的資料來源。

另一導致「奧秘教導」在中世紀傳統中消失的原因是寓意法的濫用。教父時期的「預像論」和「寓意」不只在解釋聖經，也運用在禮儀上，是引導人與神聖奧秘相遇的方法。預像

---

<sup>35</sup> E. Mazza, *Mystagogy* (NY: Pueblo, 1989), p. 9。作者同意法國神學家達涅陸（Jean Daniélou, 1905~1974）的看法，認為預像論的方法用在聖經上是一種靈修的詮釋，若用在禮儀上則是一種奧秘的教導。

論強調舊約、新約之預像的相應，基本上仍看重聖經的歷史性，兩約的統一則顯示出天主的忠信，基督乃印證了天主在舊約中的許諾。至於影響後世深遠的「寓意法」，原本試圖透過象徵來揭示信仰奧秘，但是在解釋經文的人物或細節時，已開始把經文抽離歷史框架，把聖經變成一部神學教理或宣講的資料來源和參考書。德奧多首先把寓意用在耶穌苦難與聖體聖事的平行比較上，中世紀的寓意學者則誇張濫用，把禮儀中所有眼可見、耳可聞的細節，都與耶穌的苦難敘述相聯，加上許多荒誕的聯想，忽略了聖經的文字含義和最基本的歷史性，聖事象徵的原始意義也逐漸模糊了<sup>36</sup>。

寓意法的不當應用成爲後來宗教改革者反動的原因之一，強調「唯獨聖經」，認爲解經應忠實回到聖經的原文字意，同時也捨棄信仰傳統對聖事禮儀的詮釋。雖然「奧秘教導」並不要求詳細的寓意解經法，但是從牧靈的角度來閱讀和理解天主啓示的聖言時，的確需要某種視野較寬廣的聖經神學，允許超越經文的表面字義去探尋經文後面所指涉的奧秘。然而，「唯獨聖經」是改革教派相當重要的基本信念，除了看重聖事禮儀傳統的聖公會之外，復興「奧秘教導」的機會相當渺茫<sup>37</sup>。

聖事禮儀在天主教傳統一直佔有重要地位，尤其在特利騰大公會議<sup>38</sup>之後，基於對抗改革教派的觀點，更加維護天主透

---

<sup>36</sup> David Regan, *Experience the Mystery*, p. 21.

<sup>37</sup> David Regan, *Experience the Mystery*, p. 22.

<sup>38</sup> 特利騰大公會議 (Council of Trent) 是教會第十九屆大公會議，從 1545 年 12 月 13 日開始至 1563 年 12 月 4 日止，其目的除了規定並澄清羅馬教會的教義之外，主要還是教會內部的全盤改革。

過聖事來分施恩寵的本體效果。爲了肯定聖事的有效性和恩寵的必要性，神學家傾向將人的本性與天主的恩寵對立，並從外在主義來理解聖事，救恩成爲天主透過聖事而賜給人的外在恩賜，至於聖事施行者和領受者的主體情況、經驗或感受都是次要或不重要的。這種情況使天主教的聖事禮儀越來越成爲個人與天主之間的事，信仰的團體幅度被忽略，聖事的施行也日益僵化，甚至魔術化。在十九世紀末期至廿世紀前半葉，在天主教會內逐漸浮現一股自我反省和改革的思潮，「奧秘教導」的復興也露出曙光。我們下一部分將繼續探討「奧秘教導」在今日復興的契機。

### 本文下期預告

#### 三、「奧秘教導」復興的契機

(一) 禮儀生活中的奧秘教導

(二) 靈修神學中的奧秘教導

(三) 日常生活中的奧秘教導

結語